

是知音者，作解味人

——《青瓷时代：宋元文化艺术平淡论》书评

刘顺

（吉林大学 文学院）

【摘要】《青瓷时代：宋元文化艺术平淡论》以宋元文化艺术平淡论为研究对象，力图证成“平淡不仅是一种艺术精神，亦是一种价值所在”的绝大判断。此著以“有思想的学术”为其研究旨趣，力图展现思想与文化对于一种美学风格之生成的形塑作用。兼顾历史脉络及义理逻辑的路径选择，为“平淡”如何不平淡，提供了具有较高学理含量的系统说明。侯艳教授在明晰勾画“平淡”演进之长程脉络的同时，也跨越了不同的艺术门类并展现出了当行本色的研究能力。而研究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眼界与方法上的限度，对于时下古典文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关键词】平淡；思想；文化；艺术

Only a True Connoisseur Can Taste the Subtlety: A Review of Celadon Era: On the Plain Aesthetics of Song and Yuan Culture and Art

LIU Shun

[Abstract] Celadon Era: On the Plain Aesthetics of Song and Yuan Culture and Art takes the theory of plainness in Song and Yuan culture and art as its research subject, and endeavors to verify the core proposition that "plainness is not only an artistic spirit but also a value". Oriented toward "scholarship with ideological depth", this work aims to expound the shaping effect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on the formation of an aesthetic style. Adopting a research approach that integrates historical context and theoretical logic, it provides a systematic and academically rigorous explanation for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plainness". While clearly combing the long evolutionary context of "plainness", Professor Hou Yan spans diverse artistic disciplines and demonstrates her professional research capacity. Meanwhile, the limitations in research vision and methods reflected in the book also carry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contemporary classical literature studies.

[Keywords] Plain Aesthetics; Ideology; Culture; Art

作者简介：刘顺，文学博士，吉林大学“匡亚明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古思想与文学研究。在《中国文哲研究集刊》《文学遗产》《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有多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出版专著《唐代的儒学与文学》《中唐文儒的思想与文学》，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多项，曾获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三等奖、省优秀硕士论文指导教师等荣誉。

侯艳教授的《青瓷时代：宋元文化艺术平淡论》出版于 2024 年，以宋元文化艺术平淡论为研究对象，力图证成“平淡不仅是一种艺术精神，亦是一种价值所在”的绝大判断。此著约 36 万字，共分三编，上编为“源义与流变”，重点考察宋元文化艺术平淡论所以可能与流行的思想及社会维度；中编为“张力与呈现”，关注平淡的中和性与思辨性，并自求同、求异、求通诸维度，探究宋元平淡论的艺术张力及其在诗文书画等多种艺术门类中的具体呈现；下编为“精神与价值”，主要分析宋元人关于平淡之代表性意境，即“境”“老”“清”境的营造及其经典意象，由此认知宋元人的心灵境界及其所彰显出的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由宋而元、由理论而及文本，作者以宏通的学术视野、深切的学术关怀，构建了认知自十至十四世纪文化艺术观念、技法与价值，颇具学理性的系统框架，展现出其出入古今、汇通中西的自觉与能力。对于今日的古典文学研究而言，此著以其鲜明的意图、明确的方法以及回应现代学术学理要求上的自觉，构成了一种具有独特价值的“别调”，其所面临的挑战与其问题分析的限度，也同样具有作为“样板”的价值。

一、研究旨趣：“有思想的学术”

《青瓷时代》是在二十一世纪已将近走完四分之一时间长程的节点上，一部具有个体研究特色与学术史价值的精心之作，其意义需要置于近五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学术传统的演变脉络中，方能得到适恰的认知。古典文学研究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已逐步形成以文献整理及其相关研究为重点的研究态势。“文本秩序”“写本时代的文本稳定”以及与之高度相关的“阅读史”诸问题，近二十年来最能引发关注，其相关研究也最为高产并进而影响了古典文学的研究格局。而对于思想与文化的关注，则随着曾作为一种目标指引的“有思想的学术”影响的淡化，不再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习见选题，无论是立足思想与文化认知文学艺术的理论与方法，抑或是以文学艺术为路径，追求认知时代的思想与文化，均成为与时风相违离的不能预流者。但当古典文学研究，越来越缺少关心“文学是人学”此一根基判断的自觉与兴趣之际，作者以其对于思想与文化问题的倚重，在致敬二十世纪后二十年研究传统的同时，也展现出以“孤勇者”的姿态，重新标举文学对于人类生活诸问题回应的能力以及其在参与塑造社会生活上的举足轻重的价值。

在研究过程的展开过程中，作者通过对于儒、释、道三家思想传统的回眸，从中道、中观、味淡的相通之处，分析平淡的思想源头，处处留心自思想的义理逻辑及其历史衍变中，认知“平淡”的义理内涵及其自哲学、美学、诗学而至艺术之精神的生成脉络。侯著秉持了自思想与文化观察文化艺术，并由之反向认知思想与文化的著述理念，且以其具体工作展现出此一选择在推进问题研究上的有效性。而在社会文化维度上，“平淡”的生成与流行既是缘于社会生活所提供的土壤与氛围，同时也是作为“思想与文化”之表现形式的“平淡”对于社会生活问题不断回应的结果。对于“思想与文化”的关注，也由此要求研究者真切有效认知思想与社会的态度与能力。在著作的结语中，作者认为：“是以中国文化中的平淡，无论是其流变生成之过程还是其特征与内涵，皆非平淡。同时还要指出的是，无论平淡的哪一种审美形态，哪一种境界，皆是中国文人心灵的长足呈现，彰显出一种中国文人特有的自适、自安、自

娱之精神，鼓荡着一股生命之刚健之柔力，有一种化悲为健的力量，由此中国文化中的平淡充满生命灵动之气，铺展出生命之绵力。此即平淡何以成为中国思想，尤其是文艺美学思想追求之至高境界的重要缘由。”^[1]“思想与文化”生成展开于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乃是一个民族自我凝聚、应对挑战与追求良性生活之经验沉淀、凝聚而成，可感可言的有关宇宙人生之实然、所以然以及可然与应然的整体认知。^[2]因此，《青瓷时代》中此段兼具温情与见识的结语，实际是对古典传统的真诚体认，也是对于思想与文化之功能的深深信从。作者博士学习阶段师从注重文化大义之阐明的胡晓明教授，而胡晓明教授正是“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之主张者王元化先生的学生。在此意义上，作者在一个古典文学研究思想淡薄历史时期，以其扎实系统的工作成为“有思想的学术”主张有力的践行者。

二、历史与逻辑维度的均衡：“平淡”如何不平淡

“思想与文化”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影响的弱化，虽与二十世纪以来大量出土文献与海外汉学文献的发现，以及影响逐步扩大的项目制度的有意引导高度相关，但相较于文献学领域理论与方法域外引介与本土发明的齐头并举，偏好“思想与文化”研究的工作者无力或疏于发明“思想与文化”的知识维度，缺少与周边学科尤其是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哲学史对话的意愿与能力，难以在理论与方法上形成与文献学等其它二级学科势均力敌的争竞态势，却是更为根本的原因。故而，即使近数十年来，主张“思想与文化”之价值的古典文学工作者，已然感知问题的严峻并大体明确问题的所在，但缺少知识维度有力支撑的学术旨趣，难以得到有效的落实。真正将“思想与文化”作为视角与方法实践于具体的研究过程，尚需要更多、更有实质贡献之成果的出现，《青瓷时代》对于“平淡”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在此背景之下，即有其重要的作为参照样板的意义。

“平淡”是古典文学艺术鉴赏点评的习见语词，自先秦而至宋元，其语义与适用领域，虽有衍生兴替，但以例证体悟为主的说解方式，却大体沿袭未改。故而，自现代学术对于明述性的追求而言，“平淡”的考察，需要以语义的明述与认知的体系化为重要的考量标准。《青瓷时代》的创获，即首先体现于对于“平淡”的系统认知。“宋元的平淡，至少有三种含义：一是某种情感倾向，即所谓‘冲淡’‘闲澹’‘淡泊’，二是语言使用倾向，即所谓‘平易’‘清淡’，三是文字技巧境界，如‘平夷’‘拙淡’‘简易’‘简澹’‘疏淡’。前者属于‘意’之范畴，后二者属于‘语’之范畴。”^[3]作者在韩晶太、周裕锴、夏可君等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宋元之“平淡”的语义、特性及其影响所及的艺术门类，做了颇为细密周详的说明，大大提升了“平淡”解读的知识品格，也为学界的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而其对于平淡三大特征的梳理，尤见识断之力。“宋元文化艺术之平淡具有三大特征：外简淡而内腴美；简远而超逸绝尘、脱俗；众善兼备、对立统一，并具有丰富的内涵与意蕴。”^[4]作为一种时代的艺术精神与生命境界，“平淡”如何才能具有跨越不同艺术门类、技法与媒介、风格与境界，且同时能够对较长的历史时段形成持续性的影响，依赖于“平淡”作为语词较为宽广的语义空间，以及其所具有的在不同维度上为接受者提供理解建议的引导能力。《青瓷时代》既借助传统的训诂、注疏、诗文评点诸方法，认知其基础及后续衍生之义，同时亦通过现代学术的表述方式，达成了对“平淡”认知的周密

与系统，其工作因之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在《青瓷时代》中，作者严格贯彻了其所秉持的工作理念与方法，“老”“健”“平易”“自然”“拙”等语词的解读，均展现出将其转化为现代学术概念的明确意图。作者认为“健”也是宋元文化艺术中一个常见的术语，并自《说文》而及后世的诗文评点，梳理其从身体、人格而诗文的语义扩容过程，且进一步申论曰：“至宋，‘健’更是被诗坛称颂。如欧阳修不仅称颂健之诗风，且身体力行。自此后，‘健’由古文传统向诗学领域全面渗透，成了宋元文化艺术中一个常见的术语和一种重要的审美风尚。在宋元人那里，‘健’的合成词有雄健、雅健、清健、老健、劲健、瘦健、爽健、矫健、峭健、峻健等，近义词则有劲峭、瘦劲、古硬等，而‘健’之含义即刚健和有力，即力健。宋元文艺尚健，讲求字健、意健和格健三个方面或层次。”^[5]正是建基于稳靠的语义认知与内在逻辑关联的发明，作者所展示的以“平淡”为中心的宋元文化艺术的观念光谱，清晰可信。

三、路径与目标：跨学科与当行本色

《青瓷时代》以宋元四百年的时间长程为考察范围，而意图展示其在文化艺术观念与风格诸领域的连续性。其工作的难度首先在于四个世纪的时间跨度，涉及诸多的人物、事件、文本与观念，研究者需要具有统合不同史料、形成史学脉络的识断能力，如此方能达成有效认知一个较长时段的文化艺术生成演化之脉络与时代风尚的工作意图。作者以其对于研究对象的亲熟，自宋初之梅尧臣、欧阳修至蒙元之吴镇、倪瓒，人物众多而议论详略得当，虽非英雄谱或点将录，但自足以展现宋元间文化艺术领域的人物群像。而其对于“宋元”连续性的认知，在回眸唐宋转型化的基础上，为近数十年来历史学界有关“南宋——蒙元”一体性的认知，提供了文化艺术领域的参照。“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角度看，宋代经济与文化空前繁荣，元代国之疆域空前广大，理应不该‘平淡’，然而却在文化艺术领域产生了平淡，究竟为什么？究竟是怎样独特的社会生活与文化土壤孕育出这种别具特色的‘平淡’艺术？”^[6]在作者敏锐的问题感与其后续的有效回应中，宋元间的连续性得到了具体的呈现。虽然，相较于以王瑞来教授为主要倡导者的北宋—南宋转型说的周密与系统，侯艳教授的工作，依然体现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学科特色，且并不以宋元社会性质的认知为其根本意图，但扎实而有效的研究工作，对于推进学科间的实质对话以及丰富对于交叉重叠的研究对象的认知，自然具有毋庸置疑的学术价值。

《青瓷时代》并非一部传统的诗学或美学论著，而尝试在文化艺术，此一宽广的人类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领域内，发明并证成一种艺术精神与价值境界的面容及影响，其工作的难度也因之有了令人望而却步之感。侯艳教授知难而进，在词曲诗文、书画园林与香琴茶酒间进退裕如。如果说词曲诗文、书画园林尚可视作古典文化研究的前堂后院，香琴茶酒诸雅趣生活已是对岸烟火，试图达成“当行本色”的系统认知，谈何容易。《青瓷时代》的学术价值，正在于既能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于词曲诗文、书画园林诸艺术门类有专业、精深的认知；更能对雅趣生活有细腻、周详的体认与说明。“中国士人普遍认同作诗、绘画、写书，需要一颗高逸的心灵，才有巨大的穿透力和动人心魄的力量。故而中国士人尤其重视高逸知灵魂，即是所谓的‘冷’。而追求心中的冷香逸韵，即可达到妙意天香知境界，此境界即是宋元士人追求的生命理想境界知一。是以宋元人常常将自己之‘冷香’熏入日常吟诗作画之中，于

诗画之鸟语花香、青山绿水、槛外疏竹、松声鹤影、乐中平沙等，低吟心性超然、平淡而绚烂之天香生命的理想人生。”对于宋元士人所听诗画之香中的“冷香”之好，作者通过细腻的体贴与雅洁的文字，有了极为精彩的发明，足可谓千载而下的一段知音之论。《青瓷时代》所涉及的艺术门类远超传统诗文评的范围，既需勾描宋元人构园、簪花、斗茶等日常生活，亦需往复于观画、吟诗、听松、抚琴等艺术活动，研究者唯依赖于出色的理论与实践素养，方能有举重若轻之效。作者的工作，无疑为此一判断提供了适恰的佐证。

四、限度与启示

《青瓷时代》以宋元时期之思想与社会的认知，作为理解“平淡”的逻辑起点，兼顾了内在与外在理路间的平衡，但古典文学研究的悠久传统，却也在不经意间形成了一种眼界与方法上的限度。在讨论儒、释、道诸家思想之影响时，作者未能过多留意中哲史近数年来工作进展，对于理学所要回应的问题、佛教尤其是禅宗美学研究对于内在学理的呈献，以及道家思想研究对于基础问题的新认知，均有一定的隔膜之感，从而也影响了“平淡”分析的理论深度。在出入不同艺术门类时，作者同样也面临着如何面对如何跨越技术壁垒与如何有效处理其深厚的学术传统的挑战，“当行本色”前提下对于“实质贡献”的追求，是真切的学术理想，但其达成却需要研究者沉潜往复的久久之功。研究者如何保持对于研究对象的情感距离？如何将文学艺术理应展现生活的真实、复杂、偶然与必然需要面对的难题，作为一种理念贯彻研究的整体过程，并在此过程中达成认知“平淡”之不平淡的研究意图，依然是一个值得再作考量的问题。《青瓷时代》是一部出色的跨越长时段与不同艺术门类的研究成果，其所以成功的方法与路径为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其限度也同样为后续研究如何深化做出了必要的提醒。

【参考文献】

- [1][3][4][5][6]侯艳.青瓷时代：宋元文化艺术平淡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400,1,1,116-117,73.
- [2]胡晓明.代序：中国文化心灵诗学如何可能//王守学、项念东主编.中国文化心灵诗学论集[C].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17.